

一个「右派」家属的控诉一

回忆从文革末期到平反昭雪的苦难岁月

内容提要

李 青

本篇文章是朱泽秉先生创作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回忆录。笔者是在一个偶然的
机会接触到了这篇记录着血和泪的长篇回忆录,在得知作者的回忆录尚未在任何刊物上
发表过后,笔者即与作者取得联系并提出了在日本翻译出版的要求,朱泽秉先生欣然应诺
并提供了许多信息和耐心的讲解、说明。

本篇回忆录原题是《狗崽子杂记》,共分三章,长达十万余字以上。第一章和第二章
曾分别以《一个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足迹〈壹〉—从「反右运动」到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回
忆》(译者:李青·细井和彦《中国学论丛 若规俊秀教授退休纪念》大谷大学文艺学会
2007年3月)和《一个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足迹〈贰〉—从「反右运动」到「文化大革
命」的回忆》(译者:李青·细井和彦《文艺论丛》第70号 大谷大学文艺学会 2008年
3月)发表。前两章主要是从作者的父亲因右派被捕起一直写到作者被赶出北京,在江西
农村插队的种种生活磨难。

第三章的内容比较独立,前半部分叙述了作者结束插队生活转入抚州师范学校学习、
毕业后工作的情况。不久,“四人帮”垮台,文革结束。后半部分便是接踵而来的父亲「右
派」的平反问题,作者细致地描写了父亲为何被打成右派,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路是何等艰
难。

朱泽秉先生的父亲朱沛人1957年被无辜打成「右派」和「反革命」,同年被捕入狱。
父亲遭到不幸时,朱先生小学四年级年仅10岁。

朱沛人先生原名朱钟骐。是一位资深的报人,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,就读于国民党政
客云集的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,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受到系主任马星野(后任国民党候补
委员)的特殊赏识。在校期间即以“沛人”的笔名主持了《中外月刊》,毕业后曾在京华
担任《正报》的主编,45年抗战胜利后,沛人先生即受《中央日报》社社长马星野的邀请
正式担任报社的副总编辑。1947年7月由于支持同在《中央日报》供职的同事揭露孔祥

熙、宋子文非法套取国家外汇的贪污行径，遭到审查和训斥。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，朱沛人先生于1948年6月11日毅然决然地登报声明脱离国民党并辞掉了报社的工作。1949年平津战役爆发后，国民党大势已去，蒋经国曾再三督促他去台湾，但朱沛人先生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了信心，终于下定决心留在大陆，跟共产党走。但是，新中国的到来并没有给朱沛人先生带来福音，原国民党人员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，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先在《进步日报》工作，后来到了《大公报》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令人不寒而栗。51年对《武训传》的批判其实矛头暗指知识分子；52年批判梁漱溟是对知识分子的公开警告；55年制造的胡风反党集团惨案更是令人发指。56年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实在是一个幌子，57年的反右运动让所有的人知道了历史的残酷性。仅仅写了三篇说了些实话的小文章，「右派分子」的厄运便降临到了朱沛人先生头上。他被关押到了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劳改队，沉重的劳役、非人的侮辱，剥夺了他做人最起码的资格，身心遭到了凌辱和践踏，知识分子的尊严荡然无存。就在光明到来的前夜，朱沛人先生含冤永远留在了北大荒，他走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亲人为他送行……

自父亲成为「右派」后，儿子朱泽秉先生便成了狗崽子，无论是在升学还是在工作调动中都受到了百般阻挠和种种歧视。

文革后，为给父亲摘掉「右派」的帽子，还父亲一个清白和尊严，朱泽秉姐弟耗费两年时间奔走于中央各大机关单位和报社，据理力争、毫不气馁。在父亲去世的第四个年头即1981年9月，法院终于宣布摘掉强加在朱沛人头上的「右派」和「反革命」的帽子。

朱泽秉先生一家的遭遇虽然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缩影，但是它同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剧历史。多么荒诞而又真实的历史，多么悲惨而残酷的人生！

朱泽秉先生的《狗崽子杂记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悲惨世界，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，另外，他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剖析展示了在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，讲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何无情地遭到践踏。作者朱泽秉先生无论处境多么险恶始终保持着坚强和自尊，他那一身傲骨正气令人折服。笔者为有幸翻译此回忆录感到荣幸，并为含冤故去的朱沛人先生献上虔诚的哀悼。